

中国影片研究丛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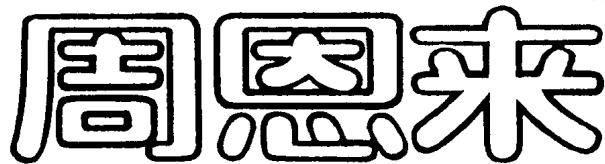
周恩来

—从剧本到影片

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中国影片研究丛书



——从剧本到影片

内 容 提 要

影片《周恩来》拍摄成功，并在广大观众中引起了轰动效应，然而，有多少人了解银幕背后影片创作者的艰辛呢？对于革命历史题材的伟人传记影片，《周恩来》又为广大电影工作者提供了哪些拍摄经验呢？本书会为您提供很有价值的答案，同时也表达我们缅怀总理的一片深情。

书中行文以对总理的情为重，同时不乏较高的学术价值。主创者谈片，使您领略其对艺术的探索与美学追求；专家谈片则各抒己见，分析剔透。书后附录则为您准备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材料，相信每位读者都会得到启发。

责任编辑：仲 夏

封面设计：乃 萱

版式设计：徐淑华

责任校对：黄 岩

周恩来——从剧本到影片

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)

宏伟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开本：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：17.875 插页：(平) 12
字数：46 5000 印数：1500 册 (精) 15

1992年11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106-00753-6/J·0428 定价：(平) 10.00 元

ISBN 7-106-00752-8/J·0427 定价：(精) 11.40 元

代序

丁 峥

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的大型宽银幕史诗巨片《周恩来》已经与观众见面了，引起了轰动效应。影片表现了一位伟大革命家的晚年，描述了在那“史无前例”的政治风暴中的周恩来的人格力量。这段历史虽然悲怆，但周恩来的晚年却无比辉煌。熟知这段历史的观众会因周恩来在“文革”中的丰功伟绩而震撼；不了解这段历史的青年朋友，也会从这位伟人所具有的崇高品质，大气凛然的革命风范中得到启示和教育。

这部影片是广西电影制片厂出品的。在影片片头字幕上出现的有名有姓的演职人员 140 余人，这些同志为拍摄《周恩来》奉献了力量。值得一提的是监制人高鸿鹄，他表现了一个电影事业家的胆识和历史责任感；导演丁荫楠则出于对祖国的忠诚和对周恩来的热爱，把一部难以为之而为之的影片拍摄成功，影片艺术构思精致，立意深刻，细节生动，逾越了一个新的高度；主要演员王铁成怀着对周恩来的崇敬心情，进入了周恩来的感情世界，王铁成的血管里流淌着周恩来的血液，演出了周恩来的入格魅力。这些同志为影片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人民会感谢他们的。同时，我们还应该看到这部影片的幕后，这是一个充满对周恩来无比怀念、无比深情的世界。为了周恩来，人们愿意奉献一切，有上万人参与了这次创作。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 100 多位同志，参与了创作，他们帮助艺术家做到了刻意的真实再现。从中南海到延河边，从钓

鱼台到西双版纳，在周恩来足迹所到之处，感到了人民的奉献精神。我们还感到，来自中央的关怀，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关怀，来自影视领导方面的关怀，这一切完美的协作，才能产生这样非凡的作品。

让我们

感谢在银幕上写下名字的 140 多位同志。

让我们

感谢那些在银幕后面默默奉献的人们。

1991 年 8 月 28 日

(原载《周恩来一部影片的诞生》)

目 录

周恩来（电影文学剧本）

..... 宋家玲（执笔）、丁荫楠、刘斯民（1）

周恩来（完成台本） 丁荫楠（131）

中国幸有一个周恩来

——电影《周恩来》开拍前的三段讲话 丁荫楠（293）

《周恩来》创作中的几点想法 丁荫楠（319）

《周恩来》导演丁荫楠访问记 倪 震 丁荫楠（332）

表演创作启示录

——关于周恩来形象塑造的对话 林洪桐 王铁成（337）

我给“周恩来”化装 王希钟（357）

觅——看似顺其自然 不被察觉的境界

——影片《周恩来》剪辑谈 杨幸媛 陈穗生（363）

为了“国家感”的实现

——影片《周恩来》的道具创作 郭大刀（370）

《周恩来》影片剧作谈 宋家玲（386）

《周恩来》摄影阐述 于小群（394）

光辉的形象 不朽的史诗 陈荒煤（399）

壮怀激烈的悲歌

——看《周恩来》感言 苏叔阳（407）

论《周恩来》的叙事构建及其美学意义 黄式宪（416）

主旋律中的高音阶

- 《周恩来》与丁荫楠的新意 何振淦 (429)
- 又见总理 又别总理 岳 野 (440)
- 再现人民心中的周恩来 倪 震 (448)

中央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及电影局

- 审看《周恩来》双片讨论纪要 (451)

精神永恒 风范长存

- 电影《周恩来》座谈纪要 (459)
- 伟大人格的光辉艺术塑造
- 《周恩来》座谈会发言纪要 (464)
- 为历史作证
- 影片《周恩来》评论综述 俞小一 (496)

附录

- 《周恩来》摄制组采访录 龙世祥 (509)
- 影片《周恩来》大事记 姜友石 (520)

图片

周 恩 来

(上、下集)

(电影文学剧本)

顾 问：金冲及

编 剧：宋家玲（执笔）

丁荫楠 刘斯民



上 集

序 幕

夕阳下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光彩夺目。衬底为建筑物的花岗岩，朴素、厚重、坚固。

人民大会堂沐浴在金黄色的光晕中。

大会堂北大门内。铺着大红地毯的长长的汉白玉阶梯，一双穿着老式三接头皮鞋的脚稳健地踏阶而下……

大会堂门前，矗立的石柱，宏伟的墙壁，巨大的窗户，高大的铜门，成一组静态画面，给人以博大、崇高感。

透过大厦屋檐一角，可看到广阔的蓝天上，朵朵彤云染着血红的霞彩。

铜门缓缓打开，周恩来身着中山装缓步走出。他抬头凝望前方，目光深邃而坚毅。

以石柱与铜门为背景，鬓发染霜已达七旬高龄的周恩来站在阶石上。他面目苍老，但一双眼睛仍炯炯有神，直视远方，进入诗的遐思。

此刻，仿佛祖国的山河尽收他的眼底。那斧剁刀刻般的黄土地，贫瘠而刚烈，伴着黄河纤夫苍劲的号子，似梦一般地从远处飘来，他的感情渐渐沉重起来……

人民大会堂门前突然空无一人。夕照好象凝进这个庞大的敦实的建筑物，空旷，寂静，引人思念。

出片名：《周恩来》（上集）

音乐起。满怀敬仰和思念。
啊——无字的歌。

第一章

中国。1966年的夏天，从春旱与地震中走来，一开始便躁动不安。岁月似乎在一瞬间颠狂起来。

当酷夏匆促地过去，秋凉却迟迟不肯到来，“秋老虎”在逞威。但终于有了这场黄昏雨——其实，只是一场阵雨。

天光仍然很亮，甚至粗大的雨柱都镀着金色的光环。看不见夕阳，但它的光芒无处不在。雨丝编织的空间，迷濛中流动着光雾。

雨，涤荡着一条街。街两旁是木板连起的长长的大字报栏。五颜六色的纸，大大小小的字，千奇百怪的画……无尽无头。很多人打着雨伞驻足观看。

一辆大“红旗”轿车缓缓地行驶着，透过车窗，可见到路边参差不齐的黑雨伞晃动着。

看不到人们脸上的表情，但从那些游移着的或伫立着的黑雨伞上，足以读到那一颗颗热血沸腾的心……

孔庙的红墙上，一块巨大的标语牌闪过。白纸上写着大红字“文化大革命万岁”。大约是淋了雨，一个个字红色淋漓，似滴下的血……

孔庙的大院里，闪着火光，冒着浓烟，在焚烧什么。

“打倒”、“火烧”、“批臭”等字样的大标题时时出现在车里人的视野中。

雨越下越大了，雨点打在大“红旗”轿车的前玻璃上，眼前的一切陷入模糊，但随着雨刷的摆动一切又清晰了。只是，外边的景物和人在水流的折射下，都变了形。

忽然，车子猛然刹住，一队红卫兵高喊语录横街而过。他们全身着戎装，臂戴袖章，毫无雨具遮挡，在雨中行进。也许他们未料到会有这场骤雨？也许他们就甘愿经受这场洗礼？因淋了雨，一张张年轻的面孔流露出更加兴奋、激动的神情，大有主宰天下之感。

红卫兵高唱语录歌：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……”走过街道。

大“红旗”轿车内。周恩来望着雨中的红卫兵。

留平头的卫士侧过头，朝坐在身边的周恩来轻声地寻问：“还转吗？回家吧？”

卫士象是得到了肯定的答复，转过头放松地对司机轻声地说道：“回家。”

周恩来表情肃穆。他似乎累了；闭上眼睛，头仰靠在椅背上。但瞬间好象又有什么事情惊扰了他。他睁开眼睛，望着前方……

纷落的雨丝渐渐化为飘洒的雪花。

1967年1月。一股更加狂热的大潮叫人们忘却了身处严寒之中。

暮色沉沉，笼罩了北京城。前边我们看到的那辆大“红旗”越上北海大桥，在雪中朝府右街方向驶去，车速越来越快，消失在雪雾中。

中南海北大门静静地矗立在雪中。岗亭里泛着微弱的光。大“红旗”驶进大门，在地上溅起了一串雪花。

天更加黑了下来。中南海内的路灯唰地亮了。大“红旗”滑停在中南海西花厅门前。西花厅室内电灯骤亮，人们忙着开门，打雨伞。卫士长打开后门，轻捷地跳下车，伫立在门边，举起右手遮住车门框，迎候总理下车。周恩来身着呢大衣，身影一闪，矫

健地从车里走出。一位卫士迎上来，为之打伞遮雪。车里车外，一切都是那样井然有序，悄然无声。

灯光下，西花厅门窗老旧，油漆斑剥。有些地方表层泥灰脱落，露出了毛茸茸的“麻刀”。

生活秘书打开房门，周恩来心事重重地走进西花厅。

前厅会客室内。吊灯与台灯明亮适度，给人一种暖融融的感觉。正面墙上挂着毛主席诗词，两边是红色语录。一面屏风隔出一间住宅，是贺、薛临时避难之处。

此刻，邓颖超陪着贺龙、薛明夫妻俩在说话。茶几上摆着苹果、鸭梨等北方常见的冬令水果。三人面前各放着一杯香茶。见周恩来匆匆走进，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。周恩来好似一刹那把一切心事都甩到九霄云外，上前招呼贺龙、薛明。

周恩来：“老总、薛明，你们坐，坐嘛。”

周恩来转向邓颖超：“我到街上转了转……看样子，你们还没吃饭吧？”

邓颖超：“老总他们非得等着和你一起吃。”

周恩来：“怎么不先吃呢？不是打过电话吗？”

周恩来边说边引路走向饭厅，他的声音渐渐消失在门的后面。

饭厅里，周恩来热情地招呼大家坐下，看看桌上的菜，笑着说：“噢，有湖南菜嘛，那一定要喝酒了。”

邓颖超：“是薛明的手艺。”之后，嘱咐服务员取酒来。

薛明：“佐料不全，比不上总理的狮子头做得好。”

周恩来尝了尝菜：“嗯……到底是湖南人，做湖南菜内行。”

服务员安排好饭、菜、汤，退了出去，只剩下桌边的四个人。房间里弥漫出一种家庭般的温馨，可温馨中又潜藏着一种隐隐的不安。贺龙低头闷闷地喝着酒。周恩来喝了一口酒，胡乱地夹了一箸菜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着，刚才的心事又冒了出来，揪扯着

他的心，好半天竟没嚼出那菜是什么滋味。邓颖超和薛明看出周恩来有心事，默默地吃着饭。四个人都沉默着，一时间，谁也不知该说一句什么话才好……

贺龙抬起头，看着周恩来很动感情地：“很久没有和总理一起吃饭了……”

周恩来喝了一口酒：“要办的事太多了。”他沉思地望着贺龙。这是他非常熟悉的既刚毅又最富有情感的一张脸。可惜，岁月不饶人，已在上面无情地刻满了皱纹。

贺龙也望着周恩来，这是他曾经与之共过患难、建立生死之交的人。那张本该是神采焕发的颜面，现在也露出了疲惫之态。贺龙望着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喉咙一阵发紧，赶忙端酒喝，竭力平静自己的感情。

忽然，隔壁房里的电话响了，四个人都有一种不安之感，停住了手里的筷子，注视着电话方向。邓颖超站起来欲去接电话。电话铃响中断了，大家好象精神放松似地舒了一口气。接着电话铃再次响起。在场人觉得，这一次比前一次还显响亮些。

60年代老式的红色电话机执著地响着，邓颖超的手伸过来拿起电话听筒。

邓颖超：“是谁啊，……我是邓颖超，谁？啊！你们现在在哪儿？……”邓颖超转头向饭厅方向喊着：“是孩子们打来的。”

贺龙听到邓颖超的话音，猛然从饭桌的尽头站起来，大步流星直奔电话机。他从邓颖超手里接过了电话。薛明跟着也走了过来。

贺龙：“我是爸爸……对，妈妈就在我身边。……”

饭厅内。只剩下周恩来一个人。他停住夹菜的筷子，放下了碗，静听隔壁屋子里传来的隐隐约约的贺龙打电话的声音。

邓颖超悄然走了进来，坐到临近窗前的一张椅子上，抬头注视着周恩来。

周恩来听着贺龙打电话的声音，直盯着隔壁屋子的门。

透过没有关严的门，看得见贺龙和薛明的身影，但听不清电话的详细内容，只有时断时续地传过来贺龙被激怒了的话音：“什么？他们敢！……他们告到主席那里我也不怕……好汉做好汉当，用不着连累别人……哼，我怕什么告密……”

周恩来注视着那扇门的方向……

突然，嘭的一声门响，引出十分嘈杂的声音……

时光瞬间倒回 1927 年 7 月底那个纷乱的不眠之夜。

南昌。一场将永载史册的起义即将打响。

贺龙指挥部。走廊尽头的门外。一个身着戎装的青年军官在打电话。窗外传来的人声、战马嘶叫声、枪枝的碰撞声、车轮的滚动声混成一片，使打电话的声音只能时断时续地传出。

从嘴上的那撇具有特征的胡子，我们一下子就能认出这是贺龙。青年时期的贺龙英姿勃发、俨然一副总指挥的派头，说话的声音都格外洪亮：“弄清楚了？……噢，谁告的密？……他们已经有了准备，……不要慌，通知各旅旅长立刻骑马到我这里来！……要沉住气！”

贺龙放下电话，关好门，从里间走出来，径直朝一间大厅走去。

大厅里。青年周恩来伏案在批阅一份文件，贺龙走进，周恩来放下笔，霍地站起来：“情况证实了？”

贺龙：“他们发现了，已经开始布防，是一个营长告的密……”

周恩来：“立刻召开指挥部全体会议，起义时间要提前。你以总指挥的身份，马上打电话告诉朱德，让他准备提前行动！”

贺龙：“是！”

忽然窗外传来清脆的枪声。周恩来、贺龙警觉地奔到窗前……

贺龙指挥部门外。部队在调动，不断传出整理队伍的口令声。三位骑马军官从大门外疾驰而进，马尚未停住，便先后从马上跳下来，急促地走进指挥部楼门，门口的哨兵向他们行军礼。

一队威武的军人，身系红色绶带，一律穿草鞋，扎着绑腿，有的扛着枪，有的架着机枪，步伐整齐地跑过指挥部门口，脚下扬起一阵烟尘。……

从昏暗的灯光下，可见三位军官：周恩来、贺龙、朱德，皆清一色戎装打扮，威武、坚定，一副临战气概。贺龙率先推开指挥部大门…

门响。回到现实。

秘书走进西花厅周恩来办公室。周恩来在踱步、沉思，发现秘书进屋，停住，注意地望着秘书的神情，急问道：“安排好了吗？”

秘书：“安排好了，在西山，今晚就可以去。杨德中同志也来了。”

周恩来：“那么，就按原计划，由你们俩送，中途再换一次车，要绝对安全。”

秘书：“是。”

周恩来：“走吧。”

二人走出门。周恩来拉灭灯，把门带上，又试推了一下，感到确实是锁好了，这才转身同秘书一道走去。

周恩来走进前边贺龙住处。贺龙叼着烟斗在生闷气。

周恩来：“朱老总的住处都让造反派给翻了，我这儿也不保险了。运动发展到下一步，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还很难预料，我想让你们到一个更安全的地方躲一阵，到时候我会派人与你们联系。今天夜间走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由他们送你们去……”

秘书：“贺总！您准备一下吧！”

贺龙朝烟灰缸把烟斗扣灭，收到兜里，说：“和战争年代一样，

有什么好准备的？总理，这些日子，我让你操心了，我看现在就走吧！”

周恩来来看了一下腕上的手表，说：“也好，夜深人静，安全。需要什么跟他们说，我会让他们送来。坐我的车去。”

贺龙的卫士过来帮他穿上棉大衣。薛明也穿好军大衣，在头上蒙好一条毛围巾。秘书已把贺龙手提箱拿到大厅门口等待着。

周恩来走向前握住贺龙的手，百感交集……

贺龙：“总理啊！你也要小心啊！”

周恩来：“我明白，我想……很快我们会见面的。秋天，我去找你。”

贺龙长叹一声：“什么事都会发生的。你要……保重啊！国家不能没有你。”

贺龙与周恩来紧紧握手，半天都不愿松开。也许他已预感到什么，直到发觉老伴已无言走过身边，他才松开手，转身毅然走出门去。

西花厅前停着总理的专车。贺龙、薛明、杨德中走进汽车，秘书关上门，坐到前排座位，汽车缓缓离去。

雪又下大了。灯光下，雪花闪着白光飘飘洒洒，更加强化了人世间那种生离死别之情。

周恩来、邓颖超在门前送行，望着远去的汽车，竟忘记了自己是站在冬日的寒夜中。卫士们为他们披上大衣，他们相互搀扶着走向西花厅房门。

周恩来望着飞雪，忽然想起一件事情，问身旁的秘书：“井冈山情况怎么样了？”

秘书：“问过江西。大雪仍然封山。汽车上不去。”

周恩来：“无论如何不能让山上的十万红卫兵冻着、饿着嘛！空运是不是准备就绪了？”